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17日
星期六

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曲鹏



在大学者萧涤非先生的课堂上，学生时代的孔范今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疑义——“老师，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呢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已经著作等身的孔范今先生在书房聊起这段往事，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：年轻学生初生牛犊的勇气，著名学者海纳百川的包容，成就了一段学术争鸣的佳话。

不盲从潮流，不迷信权威。在此后的学术生涯里，孔范今先生一直将此作为人生信条，独立思考，严谨求证，留下了自己对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思考。

齐鲁晚报特别开设的文化访谈节目《青未了·书房》已于近日上线，在一个雨后的晴天，我们拜访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孔范今先生。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大家，在去年新出版了《人文言说》和《舍下论学》两部著作。关于文学，孔老师有点不同的想法；关于人生，他又有许多温情的记忆。

对话孔范今： 以人文情怀 观照文学与人生

记者 刘雨涵

我的质疑得到了萧涤非先生雅量的回应

齐鲁晚报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，又在60年代读了大学，您的成长经历是不是充满了坎坷？

孔范今：我爷爷做了一辈子私塾先生，我父亲是小学教员，但是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，灾难重重，学校解散，就失去工作了。家里生活困难，加上自然灾害，我（兄弟）姊妹七个人，饭都没的吃，饥肠辘辘。我父亲领着我要饭，记忆尤深。

我这段少年的经历啊，比我读

了多少书，对我教育都深刻。我知道怎么才是好人，应该怎么做人，是我从那时候明白的。

我上小学一到三年级，都买不起教材，没有课本。学生课间休息出去玩，我就赶快拿过同桌的书来看看，使劲看，结果每年我还是考第一。越是那时候，越是求知若渴，越是珍惜这机会。

齐鲁晚报：您在读书的时候，就表现出了出类拔萃、特立独行的特质吗？

孔范今：我上大学时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。比如说讲文学理论吧，老师讲到前面这一章，实际上我早就看到后面几章了。他讲课的时候，我就凝神去听——他这个说法对吗？怎么和我所接触到的还有些差异啊？我能判断是非。

有一次古代文学课的老师萧涤非讲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讲到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他说，杜甫在这里是同情天下贫苦百姓，希望百姓都能有房子住。我说，“萧先

生啊，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呢”。我说，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早就形成了一种“士”的阶层，知识分子称为“士”。杜甫他本人是个知识分子，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，因而联想到这些穷困的知识分子们怎么办，这个“士”应该作士阶层讲。他就停课叫大家讨论，讨论一两节课，他说，“行了行了，孔范今说的是对的”。

其实我很感动，他是那么有名的学者，有这种心胸、这种态度，咱得学习啊。

历史是多维的复杂结构

齐鲁晚报：1967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，您又辗转回到了老家曲阜，当了十年的中学教师。这段经历在您的人生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孔范今：这十年在中学里，对我来说极其宝贵。因为我深知，在大学这五年，学的东西都还是皮毛。应该读的研究对象的书，只读了一点点文选，这怎么能行啊，各个方面都是残缺的，而且眼界也不宽。我就知道，得从头找补，要不你没有研究资格，没有资格说话。所以我就从五经四书一直读到现代。

这十年，比上学还管用。因为专

心致志，我有的是大把的时间自学。自己鞭策自己往前走，和别人鞭策你不一样。

后来我发现，这个中学还真是既好教又难教。比方说教语文，有的教师拿一篇文章，段落大意、主题思想、写作特点，很机械地抽上这么几条，你说他讲一遍学生能有什么收获呢？你了解表面的，这是两个胳膊、两条腿，管用吗？它的灵魂在哪里啊？你得把这个作品最灵动的东西传输给他，这样才能启发他思考，才能举一反三。

齐鲁晚报：您在曲阜的时候，跟

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还曾有过一次对谈。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契机？您和李泽厚先生交流了什么话题？

孔范今：那是1985年，听说他来曲阜参加一个国际孔子讨论会议，有一天上午我就去和他谈了两三个小时。当时主要交流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历史不能假设。历史是过往的东西、既定的东西，你只能来阐释它。你说好也罢，说不好也罢，你要有科学的依据，充分地讲清楚。那假设没有秦国，没有秦始皇，我们就不会焚书坑儒了，能行吗？它发生有它历史的必然性，至于它起到了什么作用，历史上

应该给它什么评价，那是科学问题。

历史啊，是一个多维性的复杂结构，绝对不是其中两个支持因素在起作用。记住一条，历史总是另外有几个力量支撑着它，跟它对抗、抗衡，这叫“互补”。五四时期不就这样吗？有纯粹的保守派，也有我叫做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人，像章太炎，还有很多流派，像是学衡派。这些在社会上实际都起着什么客观作用呢？就是把那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主张撑住了，形成一个结构，互相制衡，这样中国文化才可以稳稳当当地、可靠地往前发展。

人文情怀是同情悲悯之心

齐鲁晚报：从学生时代起，您就特别有质疑精神，敢在课堂上跟老师提出不同见解。后来您回到山东大学任教，做学问研究也是不盲从于主流，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认识。这种独立的品格，您是从哪里得来的？

孔范今：我不能说是天生的，至少，我从学的道路和得到的教诲、影响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：别盲从。都这样说，也未必对。北京、上海两地，都是文化中心，他们那里的学者发表个什么意见，大家都有从众观念，都跟着跑，我不是。在80年代之前我就开始质疑恢复复兴启蒙的意见，我搞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》这十几本，就是对抗这种思潮的。你们看看，有多少珍贵的作品、优秀的作品，都被你们忽略了，光抓住革命的、启蒙的。

做学问不能从众，不能随大流，所以后来我搞出了全国第一部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。鸳鸯蝴蝶派在新

中国编的现代文学史里边，一律被骂作负面的东西，根本不讲它，一句话就扔过去，就是没价值、负面的。这部文学史，至少在对象世界上是完整的，结构上是符合客观世界的，评价上也是科学的。

齐鲁晚报：这么多年以来，您的学术研究道路一直坚持以人文主义为基石。您认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定义是什么？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？

孔范今：确切定义很难说，要简单说说也可以。人文文化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人性存在为关注点、为起点的一种文化理念，它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，思维上更重视悟解、悟通。所以说人文情怀实际上是同情悲悯之心，没有这个心，你搞文学，别管创作还是研究，我觉得都不够资格。孔夫子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这个作用，他是人文文化的祖师爷。

齐鲁晚报：您研究了这么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这其中有哪些个人内

心比较偏好和喜爱的作家吗？

孔范今：比方说鲁迅吧，确实很了不起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人们长期误解他的作品是启蒙主义文学，是批判旧文化的。实际上鲁迅的文章含义很深刻，他一边批判，又一边有对这种倾向的质疑。他的好多作品，都是同时在质疑这种变革给人性、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，这是其他那个阶段的作家所没有的。所以他很可贵，这比单纯地捧他是个革命家或者什么家更可靠、更准确。

另外，还有沈从文。实际上他的作品都富有极其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，表现生命的神秘、人性的悲哀。当然还有一些大家，像老舍。很多人有误解，最初把他当成政治作家了，实际上他是不问政治的。后来有学者出来写文章，把他归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了。只有我独树一帜提出来：不对，他是质疑那个潮流的。他的作品，反映的是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到来的时

候老百姓的苦难。

齐鲁晚报：谈到鲁迅，鲁迅的文章近年来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进进出出，每次变动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。对于这种现象和争议，您是怎么看待的呢？

孔范今：鲁迅的文章当然可以选，但是，要紧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选，而是你选的准不准。要选文学价值很强，对中学生接受起来有好处的作品。

齐鲁晚报：如果是您的个人意见，您会推荐鲁迅的哪篇文章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呢？

孔范今：《一件小事》。《一件小事》极不简单，得明师才能讲清楚。

齐鲁晚报：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，还能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汲取到什么样的精神力量？

孔范今：深刻地、自觉地去感悟理解，弄透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、内在矛盾、阻力在哪里，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明了的。

文学永远离不开人类，人类永远离不开文学

齐鲁晚报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还有短视频平台的冲击，文字阅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，如何让年轻人保持文字阅读的习惯呢？

孔范今：在二十多年前，就有一种论调，说是包括文学都要死亡，因为现在什么都是网络传播了，大家懒得再去看纸印的东西了。我跟你谈啊，文学永远离不开人类，人类永远离不开文学。你知道文学的特点在哪里？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、人性存在，

他要得到满足，而现实常常是不能叫他满足的，他就需要有另一个生存空间，这个空间就是文学的虚构，让人借以慰藉心灵。只要生命一直存在，就一直需要这个价值空间，文学永远不会消亡。

齐鲁晚报：您今年八十岁，八十大寿是怎么过的？您在这个年纪有哪些自己独到的感悟和感想吗？

孔范今：我采取了一个淡然处之的态度，既不惊动朋友，也不惊动我的学生们，要不然大家天南地北都得来，何必啊，都忙得要命。所以我给孩

子说，连亲戚朋友也不叫，就咱自己。订上一个蛋糕，给我下上一碗面条，炒几个菜，像平时吃饭一样。

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了，到了八十九十，就是耄耋之年了。我的事业呢，也基本画句号了。因为眼睛不行，手也不行，半边身子不得劲。我现在就希望，这个毛病赶快好了，至少我还能拄着手杖在屋里走动。

但是我很乐观，而且我也很骄傲。第一我不负此生，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人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第二，我不负社会，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

这时候应该有点道家的观念思想，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生死无所谓。而且自然规律，花开花谢，人也是这样。活的岁数大点，谁没有80岁？别当回事，别成为负担，更别给别人带来负担。



请扫码观看
访谈节目视频